昭代典則

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晋江黄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日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单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鳯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

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總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常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

空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廑宸慮勑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

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常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

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内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餝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

械儲糗粮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兹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内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淸經理○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淸題准靈州大塩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塩課貨賣疏曰臣切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鎭軍務所急莫先於馬政肴

得靈州大小塩池所產塩斤與觧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互相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開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偏壅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觧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塩獘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塩法近年以來塩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紘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熈等親詣塩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塩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挈追問運至固原慶

陽二塩厰所卸。每引仍照舊收臥引銀一錢通共每引
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此
外若有餘塩却依車霆所奏就池招人納銀與給引目
聽其發賣倘遇旱澇。塩生不及或邊報緊急塩路不通
除舊額塩課外。新增塩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
歲取盈行塩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塩相
兼發賣兩不礙阻所收塩引銀兩俱送固原慶陽官庫
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塩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
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塩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
塩數。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
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

有裨矣○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塩課疏

曰。靈州塩課司。大小塩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匹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塩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塩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塩。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塩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塩池而無額課。除鎮塩

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内外塩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塩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塩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塩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塩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儲可無缺焉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終養守制闋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至是即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旣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狥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傅諭京師寧王一

日冥於三司閒故設機械直議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參潘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搪撅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引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巽清附巳清力辭卒求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天鳴地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儲瓘爲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三月隕星如月○夏四月名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爲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昇

致仕。以焦芳爲吏部尚書

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七人吏部已奉旨考選矣。有旨令趣考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馬文升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上不聽。給事中安奎上疏。乞聽馬文升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也。瑞慙。誣奏文升拒命。大臣科道皆力爲辯。事始白。又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不樂外。憾文升。謀諸李東陽將去文升。用劉大夏。皆湖廣人也。乃諷同鄉御史何文衢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許之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掌印太監李榮皆河南人相厚

而芳亦與劉瑾善。爲之內援。故以芳代文升。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
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啟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瑄。董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亦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民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决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

五月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塩法〇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〇以先師裔孫孔彥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〇內閣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

上初即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游戲。內閣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宮廷。弓矢甲胄。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籞。夫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頼。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

儆天心示警益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機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侍衛雜披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況茲天變民窮正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必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灾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

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獘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獘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瀆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

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
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謀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
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
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此爲戶兵等部議
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見未蒙批荅
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
責而仍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
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
出多門咎歸臣等們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
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
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

選賢能代茲重任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厲精新政之義兩盡無遺矣奉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着用心照舊輔導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〇太白經天〇八月立皇后夏氏〇大角大火搖動〇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爲兵部尚書〇陝巴次子拜牙卽嗣忠順王〇冬十月霾霧四塞〇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厰〇劉瑾矯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上初自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兎舞唱

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
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文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
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
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必爭
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
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
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皆應諾文退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
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
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為明人臣以犯顏
為忠故羣小之姦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

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値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淸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兎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

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于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

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初閣議持言官竟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諸閣議一日三至健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韓文者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懼莫敢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

增文等衛員卿佐廨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
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日上非不知第欲寬
之耳是日瑾等業自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
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恥文等密奏於上言外
朝多官劾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
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敬李東陽有詩文名而焦
芳亦與瑾厚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左右亦以
王岳密奏告之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以頭觸地訴
王岳等內外交通欲害奴等上色動瑾又曰若待明日
瑾等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
不得已頷之瑾又進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又收王岳等下獄設內行官校巡察立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少沙灘縊殺之內閣復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今事既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聖德伏望聖明剛斷俯察羣言拏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則聖德光輝聖躬安泰上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上令司禮監傳諭直貸瑾等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　龍顏清減心切憂懼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金無扈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滛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據行斥逐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為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即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

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俱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允健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瀕行東陽祖餞欷歔而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無以應其

後劉瑾于朝陽門外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其泄捕瑾之事爲真也。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陰愎始附尹旻父子。旻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劉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害軍民皆芳導之嘗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私忿。王鏊入閣東陽引之。

改許進爲吏部尚書○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
疏杖闕下
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揺天璇火機。天
權星。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絶遠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
輕出入關除内侍寵倖游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
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禮部言源占候之言
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
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冐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罷戸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
劉瑾恨韓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内府折銀者。内

有假僞騐出以文不能防姦矯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夢陽作也）

○逮尚寶司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枷號示衆

邏卒伺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濬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按察副使姚祥赴任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枷號西長安門外張偉枷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奏乞寬宥釋枷充邊衛軍自是內外庶官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

而不可得矣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不爲詭隨劉瑾悪之矯旨令致仕去尋卒敷華初爲庶吉士内閣李賢彭時欲留爲翰林敷華與大夏力辭不就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云

以顧佐爲戸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起致仕吏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戸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劉健在内閣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
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童舉與
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
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拔知
忱佝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
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
激世變將起

命劉瑾剖斷天下章奏

上惡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票旨但秉筆
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
探瑾意為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

下畢故瑾益恣肆後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導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者塡淆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内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公明正直爲公除弊等語務爲容悅議者謂其伴食中書坐保富貴視劉謝二内閣有愧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蒞刑科給事中呂翀于詔獄

戶科給事中劉蒞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權姦須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内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

餓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饜
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
謀貲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旣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
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
征歛益急帑藏罄之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
所恃而不動心哉蒞疏數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刑
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二十
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
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獄瑾仍揑旨劉蒞呂翀

及戴銑薄彦徽等二十人。各廷杖三十除名爲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聞君仁則臣
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
下。以南京戸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勑錦衣衛
差官校拏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
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
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
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
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自論列非果有意怒
絶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

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惧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東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塡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群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近人民胥悦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

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於水上。浙省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甯王外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死。有神功也。欲以聳動甯王為寵。或謂之曰畢竟為累。乃赴龍場。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〇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二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調官勒致仕。

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徙逮瀚獨徙遷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爲黨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

丁卯二年春正月。令兩京都察院御史章奏。必先呈堂稟詳○三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户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正德二年春。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書外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陞二人南

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蜀錦餽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時劉宇爲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爲兵部郎中。每伺瀛出。必招入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瀛言于瑾。必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諂諛宇。極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奏章皆令廷儀草之。

詔巡茶御史兼理馬政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

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
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illegible]
曰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
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
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
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
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
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
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
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恐隳前功以
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

撫兼管而茶馬巡察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問本末始終茲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司之所易郎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郎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爲益實多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謝病歸○劉瑾矯詔指劉健謝文等為奸黨榜諸朝堂

正德二年逆瑾矯勑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又指内外忠賢為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鈺

楊瑄能倬朱廷聲劉王逓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

勅各處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

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剥害憲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畢真等勅并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創為之當初內閣若能執奏凡差官不由

六部職掌奏行又不敢擬寫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可嘆哉

夏四月逮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海

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人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璞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南海瓊州為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起前任禮部尚書張昇代之亦尋罷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櫞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以

忤瑾亦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京戶部尚書劉忠南京禮部尚書

時楊廷儀因朱瀛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打發過南。故亦陞忠禮部。

起雍泰爲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於興邸○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致仕○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切占候得彗星入太微垣帝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瑾大怒。
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遂矯旨。逮送錦衣衛。肩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九月陞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時逆瑾用事。以泰爲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常曲。日焚香讀書。其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賜皇親沈溥吳讓靜海莊田

凡三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土田乞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田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須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上不從卒賜二一家為庄田永業。

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耕種也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

十二月改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〇復寧王護衛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議給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〇始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各邊糧草

瑾以邊方粮草多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回奏內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粮郎中下獄既至鎖杻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粮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家及回任括取民財加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

有才名瑾慕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夢陽所親有左
姓者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
曰吾與康子素不相善今死生之際始托之獨不愧於
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夢陽乃以片紙
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海曰是誠在我
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
焚香迎之延置上坐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
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
能之乎瑾曰卽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
於李白海固萬不及一者也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
脫靴哉瑾曰卽當斡旋之海遂與之痛飲達曙夢陽得

釋而海因與瑾密遂㕍清議矣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除名

進不阿劉瑾時考察外官諸貪殘吏厚賂瑾皆欲留之進不聽其朱瀛者爲劉宇謀欲得吏部乃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公舉用之却又揚言于外曰公與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也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遂矯旨除進籍

以劉宇爲吏部尚書曹元爲兵部尚書○屠滽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都察院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運復

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急著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于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去

以王瓊爲吏部右侍郎○二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致仕○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各部屬官

時焦芳子焦黄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旣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而黄中居二甲首芳謂顧清等諸執事官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爲部官而授黄中以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黄中與仁等皆擢編修

下長蘆巡塩御史徐禎于獄謫戍肅州

禎初知江陰縣吏部嘗奏禎治行爲天下第一徵爲御史差長蘆巡塩劉瑾欲令尅送該年餘塩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及禎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出又怪不行跪禮即矯旨拏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以杖傷重死于獄瑾仍令查拘禎男徐朴發衛補伍及至瑾敗始釋寧家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時賴李東陽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

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遂務乞勅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璽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遂內批罷役銀鎔大鋌解京事竟止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夏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都御史劉孟荷校東西長安及吏部門外

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盤粮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將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延遲枷示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尋釋之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是言劉瑾等亂政事瑾遂下殿入文班詰問無肯承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衞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逮前任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罰米放歸

瑾憾韓文不已仍矯詔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衞獄計欲殺文適有投匿名書于朝者乃不果殺坐贖米免

後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

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衛獄謫戍

劉大夏爲兵部時孝宗名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太監李榮爲解得免宇恨大夏言於劉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圖還田州納賂劉瑾瑾檄潘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爲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亦曰大夏

無災罪。瑾勃怒惡語罵濂乃與劉宇謀者大夏輕議夷人遷徙與滸尚書俱發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日買驢催車以行出都門日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携筐榼進果食亦有焚香寄禱願公生還者。

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素清貧以南院都御史奉表入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銜之會吏部以南戶部尚書員缺推泰補之。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瑭為開封府同知

蔣升實直遂見瑾長揖不拜瑭亦亢直不屈瑾皆托事謫爲同知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獄發戍

劉瑾崇重内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母爲夫人欽賜造墳祭葬祭文皆内閣李東陽等所撰該部不敢執奏諫不敢言戶部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陳乞祭葬而無路餽劉瑾遂謂洪武禮制無此條例下序錦衣衛獄問發充軍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劉瑾圖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

前撫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華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粮銀以備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淮安人塩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粮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粮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塩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

例銀兩以補商人各邊上納之數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天下塩課俱開中各衛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塩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近年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荅曰昔塩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塩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塩法其必受其禍矣冬十月四川盜起名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〇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謝

鐸致仕○十二月起致仕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祭酒尋卒。復起致仕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

巳巳四年春正月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尋致仕

時劉瑾擅權。寶無所通。瑾啣之。每撼以危言不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寶乃得致仕去

追奪纂修會典陞職者

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修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功官皆陞職。瑾以爲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降爲侍郎左庶

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

夏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致仕

鏊見焦芳專事婞阿劉瑾驕悖日甚無可柰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鏊惴惴至家瑾敗得免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落然無聞者乎爵則公孤志懷輸忠殘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婞阿一有違言翛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蹤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

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者乎

降南畿提學御史陳琳爲揭陽縣丞

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題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遂謫廣東揭陽縣丞

五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班固以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起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

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燭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汩沒不傳而姦儉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椎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復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

梁儲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己也。

調翰林坊局官爲部屬

劉瑾惡諸翰林官。及修孝廟實錄成。例皆進秩。瑾恡不與。或嗾之曰。文士不習世故。乃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凡瑾所銜者十餘人皆為南部員外主事等官。謂俾擴充政務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之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貿米倍腳耗。運送邊倉交納。奉

行苛刻人不聊生各邊徙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
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
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
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此起矣
六月陞南翰林侍讀學士石瑤爲南國子祭酒○進吏部
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陞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
綵陜西人以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
久者悉革爲民求久者令赴京聽除綵在文選時焦芳
爲侍郎甚相得芳乃薦于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極有才
可用瑾復以爲文選歷陞巡撫副都御史尋陞吏部侍

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一意敬事劉瑾

秋八月遣張莊王之常德

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九月遣御史甯杲殷鏊薛鳳鳴捕畿內盜

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强盜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鏊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今差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瑾遻卒奏

之傳旨陞鳳鳴爲徐州巧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
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城
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
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大盜竊主杲親往捕獲斬之
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衆爲亂瑾
以捕盜功陞杲與毅皆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正德三年命平江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横索金錢熊
不應瑾使邏卒日伺其事竟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

南衞奪其誥劵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劉瑾專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扞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討四川流賊

時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陜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陜西川湖三省兵征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兵部尚書曾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阿附權奸得之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

劉瑾專政欲誅不軌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

釋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鐇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覡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益異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爲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趙弼。弼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

尾旅拆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錦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弼，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泰，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名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偽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與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總制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

都護宋霞等十一人總管

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鴈門

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絜己字民。時都御史屠滽。名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鐺其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畢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大監出銀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産也。大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巳能者。會廷舉毀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節。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廷舉因服拮手。曰詰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滽歷証

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浙猶御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州盜正德二年革兵備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内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祭解京皆非正貴不日進貢内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四川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破賊於通江縣

四川賊藍廷瑞鄢惠破通江縣巡撫都御史林俊發官

兵及調羅回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五月焦芳致仕○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寘鐇

朝廷聞寘鐇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乱易除國家内変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

書䇿者。遂促席手書璫字。求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璫。璫誅柄用公。益矯璫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求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璫。殺奴餵狗。又泣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須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求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檻送京師

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與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爲外應。朝議用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各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納游兵壯士侯保勛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俄而蒼頭書疊沒河潛入城。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齊武營都指揮孫隆稜。兩將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臥。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

口留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溍遣古與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

六月京師旱霾○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潼川樂至州縣皆震○八月寘鐇伏誅楊一淸仍總制陝西軍務

張永楊一淸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寘鐇錦廣等至京頌繫寘鐇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衛獄廷鞫伏誅第寘鐇坐黨廢庶人將軍乖才俘至京旣論死正德中

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交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
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
尚曰。我安化府雜才也。衆不能辨。安化宫人左寶瓶在
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叱曰。此雜才殿下。得免。奴送高
墻。竟不能知當時代雜才奴者誰也。
劉瑾坐誅。反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
坐同謀。皆伏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並削籍
張永獻俘至京。遂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訴于
上前。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
早擒之。永因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
永曰。少遲。我等皆爲虀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

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起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尋有旨降劉瑾南京奉御諸大璫曰知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柰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簃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有百件永始俱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文武大臣阿附劉瑾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搖動人於是科道官列瑾罪惡三十餘條疏入遂下瑾鎮

撫司獄坐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内臣一人乃逮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辭既具綵上疏稱冤盡發李東陽阿附劉瑾之事東陽大怒又與永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瑾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盂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楊玉等六人皆伏誅張綵死獄中乃暴其屍家屬流嶺南〻綵在吏部惟知歆瑾共謀事諸大璫以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爲宇腹心宇過吏部調廷儀爲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綵代宇廷儀不爲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咨謀于内閣綵以爲事在于瑾内閣不得與每忽之東陽等以爲遠廢内閣權共銜之及瑾被誅亦捕綵下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啟斬罪遇赦免死廷和等今改擬同劉瑾同反罪綵病死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真謀反也故流其毋妻子弟于嶺南不誅〇大學士劉宇曹元皆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

黄中並除名爲民先是黄中爲檢討數月即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性尤狂恣無耻時土官岑濬没入家口有妹妹色芳聞求於瑾得之納以爲妾後芳卧病黄中烝焉聚麀之鄙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褫職

劉大夏韓文許進並復官致仕○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熊平江伯

成化弘治間神英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琢劾英年老不任金華致仕是年賂瑾金寳萬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即稱英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掩衆口下廷

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繳誥券爲右都督○陳能總督漕運劉瑾索金錢不得憾之遂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必欲寘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瑾謂能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非姑息陳能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厮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

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切漢
餽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功陳瑄通南北漕運每
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竟坐
侵奪民利奪誥券謫戍海南至是復爵
詔焚諸與瑾往返書劄文字
是時籍劉瑾家得秦府求歸王爲瑾壽詩序中間稱
謂過於民諂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
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
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
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
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刼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

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徐來書信禮意雖於法律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君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處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論平寘鐇及誅劉瑾功

寘鐇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揚一清之謀

也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
監張永等之功而永亦自據爲已有一時黨惡如谷大
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皆冐以運籌仇鉞封咸寧伯永兄
張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用弟大寛高平伯大
亮永清伯永成弟馬山平凉伯誾弟陸永鎮平伯彬弟
魏英鎮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劵世襲李東陽楊廷
和各廕子一人爲尚寶司丞楊一清陞户部尚書加太
子太保廕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
陽當瑾檀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贊及
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决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所行亂政雖奉明詔令各衙門查革改正而其流毒尚在彬永成等繼之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蠭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時張永欲矯劉瑾肴偺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索詩李東陽楊廷和等各作長篇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點畫為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刋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為窮苦之應

華寧府護衛○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鑑復為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

例。宜悉準。㓕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修墳例耶。遂矯旨。劉瑾祖墳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

九月召南京吏部尚書梁儲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學詹事府劉忠並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進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以陶琰爲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號爲響馬賊。正德間。內侍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

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游幸之所及爲寗杲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杲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爲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

冬十月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十一月致仕南京國子祭酒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陞傅珪爲吏部右侍郎○致仕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卒○二月尊大皇

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慈壽皇太后。○致仕參議賀欽卒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辛未六年春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天秦王攻圍縣治。殺分巡按察僉事吳景。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曹甫賊平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邵寶爲戶部右侍郎○二月賜進士楊愼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以省墓還。尋致仕

忠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以疏辭疾。未允強起主會

試事事竣即省墓已得請陛辭去上一日禍會試錄所
刻文字差誤處以示李東陽蓋中官有譖之者矣忠抵
家聞之遂疏乞休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
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
靖安賊據越王嶺碼碯寨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
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
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章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辭致仕○五月致仕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見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也。曰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于心安焉。大夏嘗曰居官

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日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命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帥師討畿輔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勢日熾有趙風子名燧者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劉六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遂破泰安燒泉關

攻棗強。秋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虜莫計。庚午，千騎破高唐，攻因殺虜。又三百騎破禹城，燒官舍。及安仁新寨。居[illegible][illegible]擄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殺虜掠。壬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虜。又千餘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城，沿途殺掠莫計。甲寅，三千騎攻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破新河，知縣董昌戰傷。丙辰，攻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居，擄掠。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乃舉巡撫大同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

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見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潜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

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名編修何瑭復任

何瑭以長揖忤劉瑾謫外任乞致仕至是調復翰林編修

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

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舉城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剿鍾亦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殺斗坦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怨俱不出但使

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陞秩賞

賚有差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崗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玀狪兵禦之賊遂越關入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

都指揮鄒慶師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愬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且復攻江津後遣李鉞曹愬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分三道剿殺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拒高下石兵不敢近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向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汪鎔于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谿填塞綦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

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將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論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即允之臺諫疏留不報蜀人號哭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相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

時流賊日熾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以鑑代之

逮張倫馬中錫下錦衣衛獄

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倫下獄論罪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倫革爵閑住

冬十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

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諸寇并集以二千騎屠棗強劫倉庫獄殺燒慘毒官民吏商死者莫計知縣段豸死之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師討賊

先是馬中錫等討賊無功。中官遂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以太監谷大用爲總督侍郎陸完爲提督伏羌伯毛鋭爲總兵。兵部尚書何鑑又奏令陸完帶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大擾地方又奏調宣府游擊將軍許泰郤永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人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令谷大用陸完居中於臨清住劄當時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鋭已衰老谷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器械弃且失將軍印。適許泰領兵至救援毛鋭僅以身免。

逮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翀下獄除

名

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兵部奏逮二人下獄除名爲民且著爲令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陞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武定兵備僉事

時流賊劉六劉七等狂獗方熾逵預築城浚隍踰月而成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兵備

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游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郤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蒙

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illegible]道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黄河頡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擲其舟虎

攻燧等共推劉三爲主
鹿邑人陳翰降賊爲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
副元帥翰爲軍師長史
太和官民潰散副總兵白玉兵至劉三率五千餘人與
戰殺官軍千五百人奪我神器七十攻破霍丘殺萬人
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鹿邑潰散
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爲劉三兒至
浙蔡致仕張知府率衆遺劉三金帛爲計得不攻當是
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逃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
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甯龍謀兵無主必亂
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

小張永前軍營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瀚爲侍講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調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破上蔡縣知縣霍恩死之遂破西平縣知縣王佐死之復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

賊至上蔡知縣霍恩諧押李某拒守賊破其城殺霍知

縣殘其尸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焚至舞陽破其城劫庫釋囚因有僧德靜。僞稱唐府宮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魯縣僉事孫登爲黃榜撫賊遂復書曰羣姦在朝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遂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謂遂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陞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甚越次陞禮部書實遷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婿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因其廢法數咎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畝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搢紳或趨附之因請

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璉不可名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罷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旣矣優乃戢而聽命

陞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江浦清五日○召毛銳還

毛銳敗績於真定罷其總兵名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遂不問其失律喪師之罪但令其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爲右都御史

先是楊一清建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

其視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争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奬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奬勵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還。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薊州入人家。殺二十二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廪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匱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是年文升卒。年八十五。贈太保。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

餘年以身徇國不辭與淡化齊文讓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喜言笑不尚華以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有守而不苟無偶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遇事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遣太監陸誾監總督諸軍討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誾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乞監總名誅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亂以冒功者多致失軍士心賊勢方炎民離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存係必不償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誾監總傳旨令珪致仕

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寨賊遂擊馬腦東鄉等寨賊皆平之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濟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剿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實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巢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士商人各征

選精兵五百人夜與洪至山下勛令洪奇路入寨誘所
與約降者來既見洪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帥五
百人夜啣枚從山巔而險上洪命與數人前導至壘奪
賊方舒睡直夜者擊三更斧撥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
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伏
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東夜匿山谷候
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礁
磁巢東邪賊皆平之

二月賊掠襄陽襄破泌陽官軍及賊戰于西平大敗之
邢老虎病死趙燧等併其衆十二萬騎五千轉掠長陽
襄城襄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

盡發其先世冢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
命劉上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
克賊嘗聲言欲屠城趙璲以馬文升家在園中引衆去
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衆二千餘人奔鄢陵焚掠
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圯水決其城
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璲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
毛葫蘆百餘人
延綏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遠賊
復敗
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
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

軍又殺七里數十人駐東華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我軍敗賊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復至六安劉二率衆萬餘人走南城

賊寇邳州知州周尚化等拒却之

是年春正月丁未胡劉六劉七齊彥名自文安而下所過殺官兵劫倉庫因掠污婦女備極慘酷二月甲申至宿遷近小河口欲劫船而渡指揮周正禦之不能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辛卯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從掠邳州之泇口集遂由贛榆過郯城辛丑復擁衆寇邳州去城二里許駐營賊皆白衣彌漫郯黟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軍遏其臨施努礮賊退

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扳營踰距山去彥名黨劉宗禮來降至城下解甲山陳云本霸州人充騰驤右衛勇士與兄宗義被掠皆不肯爲賊用常被撻又言近有河南楊虎餘黨遣書欲來合羣共犯南京等因

夏四月官軍與賊戰于嵩浅坡古縣集大破之賊馳至河西務復越臨清而南

三月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燒丁部分司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皆作煨燼殺稅課局大便崔綸餘殺死者無筭甲辰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

百賊敗趋徐當軍追襲三月己酉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庚戌旦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戰且走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衆數百癸丑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衄隨所在脅聚寡而復衆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哨騎亦燒巢縣發泗陵寢丁丑官軍與六七彦名等大戰於高淺坡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彦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尚遊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庚子至邳之新安逼運

馬家灣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壁西南而去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

燧欲還六安適管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虎下廸郎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五月丁未賊劉六等渡棗林庚戌夜渡邳纔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乙丑賊至陽邏團風丙寅湖廣巡撫

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爲風折檣挐死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泝流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退棲狼山復遡江西九江安慶等處仍東下掠常州江陰等處再泊狼山

閏月己丑劉七彥名等。與衆東下。突來瓜州殺掠過霸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東駕江面縱橫山下。通泰如皐京口濱江之區咸被剗殘六月朔日。以後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龐三等謀得馬寧亂淮北海州。辛亥乃驀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州。過南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

門之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隷上。乙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遁還蘄黃。犯光州因始還遂乏九江。安慶七月巳卯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躡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佘凌雲丁亥仍泊狼山下

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死齊彥名爲游兵所誅遂旋師

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

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太風發舟數撤播盡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艘矢中發之又爲具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氷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爲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絶乃登山關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戚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

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郤永。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我軍砲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憑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偪。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中。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洋。高雲。李春。姜能。徽等。督死決戰。分軍爲三。劉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躡行而上。手施鎗礟。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舴艋山下。以備竄逃。至是覓興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

發官艦中縣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死彥名爲宣府游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殲截沉水賊級有逸而北者高岳追斬之皆盡巳夜息兵甲午旋

師

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爲鎮江伯咸寧伯仇鉞進封爲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院掌事 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爲錦衣衛正千戶

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千百戶者凡千餘人大抵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

法盡壞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
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
處奏帶一時而數次獲功共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
別名或曰運送神銃或曰齊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
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稽覈之公
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共改正查陞併功加授之類
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
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敢險但忍不可測時從宣府

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
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甚留侍左
右時出奸謀蠱惑陛左都督冒国姓爲義兒時時在上
前講說兵事因請上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
入京操練號外四家又冒上振耀国威創
西官廳爲都督○上欲調邊兵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
至内閣議行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府部科道交章
諫沮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旨乃上
疏曰臣聞有被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
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
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

令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境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道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用行裝布花之外必須營辦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靡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疲倦之餘或患生于肘

廠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卑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居輔導之地，若阿諛曲從，則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責矣。翼日，竟以內降傳旨行之

十一月，罷四川總制洪鍾，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時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鍾縱寇殃民，故以不職罷

十二月，內閣李東陽致仕。○致仕都御史艾璞卒。○癸酉

八年春二月以儲瓘爲南京吏部侍郎卒○真帖木兒還吐剌魯番

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土魯番

江西桃源峝賊執參政吳廷舉尋討擒賊酋以出

時桃源賊作亂數年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自雲南副使陞江西參政發憤欲設謀平賊乃往撫諭解散反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其左右有謀勇者使執賊酋以出遂率官軍進討

夏六月陞王瓊爲戶部尚書○江西桃源賊平總制陳金

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桃源賊聞官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衝掠嶽州衢州等處皆爲官軍所擒地方以平

秋八月拜牙郎叛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拔哈密

拜牙郎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　拜牙郎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剌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即

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擄剌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揷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强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讎未敢窺嘉峪關也

冬十月虜入宣府寨○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寜本內臣家人。姓錢有寵於上賜以國姓

復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清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騙馬廟一在清苑縣闞莊社